



周祖東巡滅法已久任道林請興佛

事第十三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

第十四

隋高祖下詔述絳州天火燒焚老君

像事第十五

隋兩帝事宗佛理稟受歸戒事第十六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

第十一

周武初信佛後以識緯云黑衣當王遂重於  
道法躬受符籙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思釋  
門志欲誅歎而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  
士張賓誦詐罔上私達其策潛進李宗排棄  
釋氏又與衛元嵩脣齒相赴共相俎醢帝納  
其言欲親覘視經過貶量佛失召僧入內七  
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  
不寐爲僧讚唱井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  
止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三日

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情見乖角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

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商榷至五月十五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蠱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道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号釋宗衆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丘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万化本於無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不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

疑七

二

用

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道無別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軍國之謀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今揔而合之則同屬儒家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鵠獸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一語其旨則四種悉擅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象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異沉鬱期出世而理

無不周迹及王化而事無不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疑七

三

一用

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贍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塞端然後方平續龜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作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

安在餘文多不載又史記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瘧病於丘杜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爲大蛇所啞弟子等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号三師陵爲天師衡爲

係師魯爲嗣師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爲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初來學者名爲鬼卒後云祭酒各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爲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号黃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稍還服今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至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

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像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氏天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僞皎然急緩可見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

疑七

四

用

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爲蠻所啞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糜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矣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襯無端乃云開命門抱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

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善書代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

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

章即是靈仙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憎立米

疑七

五

用

氏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寵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籙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丘金炭齋事起張魯驢騾

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擲挺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

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癒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謀懷嫉凶邪之甚

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傾世濫行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校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

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爲通道觀學士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猛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猛以世之濫述老

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誠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

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妾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過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

疑七

六

用

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識也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目而事老子欲求以福良

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妾作禱祀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恧次有謁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流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朋從日至午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使已定遲疑不言謁又進曰釋李邪正即事可求不煩聖慮索鑊煮兩宗門人不害

疑七

七

用

者立可見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人於弥勒像前不食禮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割身肉布於右上引腸挂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三十餘行其後偈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二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法師抗詔事第十二

周武帝以齊永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丘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憲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典又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丘且自真佛無像遇敬表心佛經廣陳崇建圖

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響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逸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使諫難從關內以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勑催荅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

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荅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荅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

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咎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土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諸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

疑七  
用

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

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尔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任闇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咎遠曰詔云並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

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飯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咎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九  
用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咎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虛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旣克齊境還准毀之余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癟氣內蒸身瘡外發業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隱於雲陽官纔經七日尋余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

立陟岵寺每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以帝  
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  
云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  
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  
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  
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之儲我今爲滅佛法

曰林願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  
君人其實無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  
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  
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  
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  
至大周頓令廢絕

疑七

十

用

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  
勑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弥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表  
請開法事第十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  
史定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  
道琳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  
機辯持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  
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爽  
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旣上事  
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  
林乃上撫安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

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  
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父習崇  
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  
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  
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  
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

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暫學波知非益  
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義遠  
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  
遠之通議封迷勿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  
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果  
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

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  
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  
非慧照古今智窮万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  
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離不行何處  
求益因重奏曰日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  
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  
疑之

比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  
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  
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  
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  
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  
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

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  
海懷惑內乖太祖外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  
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擾他人使  
率土獲利捨我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万  
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  
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高鑒万

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他即尋除蕩寧肯積  
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  
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詔曰  
法非不孝廢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  
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  
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

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護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云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

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天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佛有益若余陽伐有夏文王滅宋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

疑七

四

十二

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折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遺有難斯通帝曰卿言豆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

疑七

十三

用

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剪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慧真爲檀度豈假棄國利乎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真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

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諦不觀空有權謀略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爲受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

百姓寧殊拔苦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鄉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通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目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

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繙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惑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

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齊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無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止可以道廢俗興

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惟一廢一興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效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内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

行王力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復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勑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載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

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適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波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

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計慙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後眞衆聲惑志

疑七

十四

用

故令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妖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措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

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味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得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

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介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

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

疑七

十五

用

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万物無不是善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予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鱗牙爲能獲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綯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而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万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

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行防邪前察姦宄  
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肉一言之善重於千  
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靈明處  
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  
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  
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

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伎觸事無能言通万  
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言高無用是以  
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  
難取信詔曰執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  
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鷺雀籬翔  
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害  
於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  
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  
於我我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  
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  
深博宗原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  
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

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  
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故使大  
大非大小小非小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  
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  
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異同非異  
同無異可異異無同可同是故無同而同非  
舉毛用

卷七

十六

用

無同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  
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  
久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  
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擢發  
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  
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詔曰至人無爲未  
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曽不言亦有鸚鵡言而  
無用鳳凰不言而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  
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  
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  
有聽言辯德朕與卿言爲日旣久其間旨趣  
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州

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信誠琳以佛法  
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  
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  
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冀因  
義勞發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  
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

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爲利益

仍設食訖日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  
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  
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  
至九月十三日

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

十七

用

揚妙典遂人懷無畏互吐微言

佛理汪汪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  
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  
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  
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

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  
贊違奏曰臣奉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懇懃惟  
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  
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目何敢言至大  
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佛化弘  
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  
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  
道擬欲供養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  
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  
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

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  
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  
大象又勑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  
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  
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  
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敷

史沛公宇文譯視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  
披讀常禮上事托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吐寇  
呂審覈

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  
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崩世子洛陽公覺嗣  
位受魏禪号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敏

三年崩謚明帝立弟曾國公即高祖是也改  
号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  
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  
統帝以爲得政於天下也改号宣政五月便  
崩初

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識緯黑衣當王

疑七

十八

用

以僧緬服弥所經壞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  
飾悉爲皂色用厭不祥乃至高齊竊忌釋種  
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

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  
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  
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旣窮當

年便殯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日禪位  
子衍改元大象贊号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  
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  
改号開皇率改皂衣普同黃色是知識緯虛  
誕光武已著前規十射雉期虞氏加其潤色  
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  
之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不亡又見  
周隋交禪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  
道曆數有期因亡故昌云亦爲貴故經云難  
遭想滅大聖爲之碎身隨機得度淨土由來  
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道琳法師俗姓任  
氏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  
平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  
等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慧遠法師崛起抗詔  
帝無以答遂以威滅道琳法師初以他行後  
乃申表武帝含弘召至御座對坐交論二十  
餘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覈徵竟不能屈既  
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天

疑七

十九

用

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表九  
月內申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  
於是佛法如前廣通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事第十四

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  
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佛法事表

達天元皇帝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

譯宣勅旨 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  
實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

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  
存正爲如此 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  
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

存敬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餘如前說

隋文帝詔爲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第十五  
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群生於一子玄門亭毒  
摠万物而爲母故況恒大教化彼耆城無爲  
真道被斯神國豈徒足相淨土不容真人之

勝哉曲沃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  
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叅差不  
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礲如飛長者之蓋  
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簾干翻伊倒  
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  
崩山之響霹靂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  
然無損黃鸝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  
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云夫邪正糺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  
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  
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  
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  
師欵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主傾誠  
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與夫區區老  
叟黃巾奉而抗衡瓊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  
故使周昭宅生已後唐文敎迹以前未聞釋  
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頻被  
欺陵曲沃同座而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

徒衆矣略舉知之頃俗多迷疑腸自結終非異敢故抱遲惟余以近歲通訪古蹤行至鄖西地名樓觀古樹摧折院宇層重中有宗聖觀觀南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廟以處之其觀地通南山近坡有一土臺叢樹森聳云是老

君之墓也訪問周歷暮宿觀西尹村尹長樂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慧解清明言晤徵擊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通觀莫因遂結草爲樓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老君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攜遙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高崗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與李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聞先君與李老西遁此乃出自道書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

正說西化流沙雖史遷浪言非爲定指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址尚存中有一冢訊問耆舊斯冢是誰皆莫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代冢跡今遠訪問流沙即燉煌鳴沙之地是也

疑七

九一

用

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昇經等聃往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爲佛化胡胡人方服今窮其淳辯較其宗匠自天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聃行不遠槐里死矣秦佚弔之頗爲實錄自餘虛引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令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知佛能化胡胡人奉佛道不能化云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列時緣露布

## 懷諸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第十六

案隋著作郎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尼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

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

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兒委尼不敢召聞後皇妣來抱忽化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今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

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羣臣追念阿闍梨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鍾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

疑七十一用

元年帝及後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于地府咸發神瑞充物耳目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當王便摧滅佛法莫識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作狂自古皆尔備

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既非遙故略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弘隆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

号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揔歸晉府  
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  
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宗奉誠約天  
台智顥定門幽秘神用罕加請爲國師尊稱  
智者言今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世廢朝追  
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書優問豁懃委曲  
遣錫糧粒并諸法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存  
日故每至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  
昔緣情歎莫二自有帝王於師珍敬無以加  
也至於李老符錄曾無預懷致使交論興言  
絕於徵召故無編次云

集佛道論衡寶錄卷第二

二十三

壹

涇 鵬 玩 差 父 芒 刮  
公 凤 俗 吳 下 芒 瞳 上  
經 上 一 上 田 上 主 楚 望 俱 余  
音 飛 音 民 音 也 加 鄭 八 弓  
禋 九 朋 也 萌 反 地 音 反 反  
誠 万 大 虬 勾 名 業 丨 俏  
既 上 里 丨 欠 尺 践 昂 丨 𠃔  
也 音 鳥 也 之 音 上 反 吾 也 也  
因 較 反 疢 古 剛 痛 疱  
挽 軌 偏 越 俟 原 瘦 音  
牽 音 略 上 駁 主 反 願 音 也 例  
也 賴 也 音 角 下 也 下 無 聊 步 古  
霽 露 𠂇 𠂇 剔 剪 賴 下 云 下  
反 上 公 完 反 上 也 音 陟 音  
下 曾 盖 上 水 下 刺 他 寨 彼 戶  
音 觀 博 反 反 俱 也 的 夫 竝 詩